

# 馬來西亞搜秘記（四）

劉昌博

## 東方花園檳榔嶼

來到馬來西亞，而不到檳城——檳榔嶼一遊；等到了上海而不遊杭州，到了美國加州而不遊洛杉磯，猶如失之交臂，有虛此行。

我爲使「此行」不虛，特地從吉隆坡搭機北飛，在這個有「東方花園」之稱的美麗島嶼上，留連了兩星期，飽覽了山光水色、名勝古蹟；更領略了熱帶性的風土人情，臨行時還有些兒依依不捨呢！

現在的檳城，已是大馬擁有五十二萬人口的第二大都市，它和馬來亞半島上的小城北海中間，隔着一道海峽，遙相對望。在天朗氣清的日子，兩岸的人彼此都能看清對方的容貌，乘渡輪只需十五分鐘即可渡過海峽。

在一百九十年前的檳榔嶼，原是一個孤懸海外的荒島，草莽叢生，連土著居民也很稀少。迄至一七八六年，英國殖民地當局派遣海軍上校萊特率領士兵佔據此一荒島，作爲控制對岸馬來亞半島的跳板後，此島才有歷史記載。

## 出怪招銀彈拓荒

據說：萊特上校佔據此島時，出了一記怪招。他見全島被草莽覆蓋，無法安營紮寨；忽然妙想天開，把爲數可觀的銀元當作砲彈，從戰艦上的大砲口轟入叢林中，先是附近土著居民披荆斬棘去尋找，繼是大批華人扶老攜幼前往拾取。

重「賞」之下，勇夫絡繹而至；四個星期後，居然在此原始莽林裏，開闢出幾條勉強可通行的小徑，在海岸邊還有可供安營紮寨的曠地。不久之後，此島即成英國人入侵馬來亞半島的重要據點。

## 華人重利又嗜賭

「……華人牟利不倦，既得之，則與歐人相比，但知恣其耳目口腹之慾……。稍有積蓄，即娶婦成室，度其單純不變之家庭生活，至於終老。……華人嗜賭，無約束，以此敗家亡身者，蓋比比焉。」

萊特的批評，似乎把華人寫得並不十分好；他把此島命名檳榔嶼，簡稱檳城。他在島上慘淡經營了八年，對檳城開埠貢獻甚大；如今，檳城有一條萊特街，是用來紀念他當年開發檳榔嶼的勞績。

萊特治理檳城時，對島上居民作過一番深切觀察，對華人的觀察，尤其入木三分，一針見血。這些都顯示華人知足常樂的天性，愛好和平，

他在「檳榔嶼開闢史」一書內，曾有如下記述：

不搞政治，從不嘯聚叛亂的武力。

自從萊特上校宣佈檳城為自由港後，遠近人

士麇集，華人完糧上稅，安分守己，從未跟英國人搗過蛋，找過麻煩。反觀萊特與檳城北面的吉打土著蘇丹，在糾纏不清的交涉中，甚而有幾次動起武來。

因而，萊特批評說：「華人是世界上最容易

統治的民族，只要他們吃飽肚子，有錢可賺，就不思反叛了！」

無庸諱言的，萊特在一百八十三年前批評海外華人的話語，到今天仍有一部份是適用的。因爲，炎黃子孫遠自隋唐時代，即有人來到南洋經商或以勞力謀生，在明、清兩個朝代，從閩、粵兩省泛舟而來的華人尤衆。他們在南洋給英國人

或荷蘭人開闢橡膠園，在馬來亞挖掘錫礦，在爪哇種植甘蔗與茶園，在蘇門答臘種植於葉和咖啡，又挖掘煤炭；在婆羅洲種植椰子。南洋的開發，倘沒有華人的勞動力，絕沒有今日的境況。砂勝越前王查爾斯布羅克曾經說：「倘使南洋沒有華人的勞力，我們將一無所有。」英國前駐馬來亞聯邦總督瑞天咸也曾說：「馬來半島能有今日，皆是華人勞力之所賜。」

### 為誰辛苦為誰忙

直到今天的華人，在南洋各地雖有一千五百萬以上，然而，依舊是「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依舊是「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僅成了給別人的孩子餵奶的乳娘。

華人在海外謀生的方式，仍然跟一百八十三年前一個模式，出賣勞動力或經商。經商的種類不外餐館、雜貨店、裁縫店、洗衣店、旅社……；只有少數人開工廠，創辦實業。上述的行業，大多數人僅是爲了餬口——吃飽肚子，或儘量賺錢而已。

他們對僑居地，沒有政治的抱負，更沒有領土的野心。在全世界有一千八百萬以上的華人，只有新加坡是華人建立的國家；其他華人皆在「異族」的統治下。尤其，在南洋各地的華人，是在智商較差的異族統治下，日子不好過，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都是華人只知賺錢，但求溫飽，安於



馬來西亞剛人婦女的裝扮。

。雖然，華人對當地的政治、軍權、領土沒有野心；但是，當地統治民族對華人胼手胝足賺來的財富，卻有攫取的野心。

### 震驚檳城五大事

檳城人口中百分之九十是華人，另百分之十是馬來人、印度人及歐美等國人；自開埠的兩個世紀來，除了其間曾發生過五件大事外，可說是過着優游自在的太平歲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以華人爲主的檳城居民，一向不注意世界政治局勢；因而，對列強們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鈎心鬥角，感到十分陌生，認爲與自己漠不相干。

在距今六十多年前的一天清晨，檳城居民在酣夢中，突然被轟隆、轟隆的大砲聲所驚醒，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的，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到瀕臨海峽的舊關仔角去看熱鬧。

舊關仔角是海峽邊的最突出部份，他們在那裏看見了一幕由海水、浪花、鮮血、人頭與砲彈火花交織成的奇景，使他們做夢也未想到的奇景。

原來，是一艘德國輕巡洋艦「奄頓」號，前來偷襲檳城海港，在一連串的排砲中打沉了一艘俄國巡洋艦、一艘法國掃雷艇。德國巡洋艦再發一砲打到舊關仔角這邊來了，目的是想轟掉英國人設在海峽濱畔的汽油庫；幸而，這顆砲彈沒有爆炸，但已把看熱鬧的免費觀眾，駭得魂飛魄散，驚跑奔竄。

這顆未爆炸的砲彈，現在已安穩地陳列在吉記秘搜亞西來馬

隆坡的博物館裏，任人觀賞。

於是，檳城的人馬上轟動了，他們從睡夢中醒來，開始以驚奇的眼光注視世界那一邊發生的事情。

在這以前，檳城居民祇曉得陶醉於山明水秀中，儘情享受大自然所賦予的泉林之美；他們更沒有忘記爲自己的福利而在算盤上動腦筋，拼命賺錢，注意鮮衣美食，享受單純家庭的天倫之樂。他們從未想到歐洲戰爭的火花，竟會燎原到這個蕞爾小城來。從此，檳城的社會，也在砲彈與海水的激盪中，緩緩地朝向新的道途前進，而翻開了歷史的新頁。

### 不景氣百業蕭條

第二件大事，是一九二六年間的不景氣，那是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當時，檳城已與威省合併，人口驟增至三十萬，這個面積僅一〇七平方哩的小島，也捲進了不景氣的大漩渦裏。

首先是世界橡膠與錫價的狂跌，依據當時的記載：一度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略呈繁榮的橡膠價，從馬幣每担七十多元跌到三元多，橡膠園主固然弄得焦頭爛額，從事橡膠買賣的貿易商，更是走頭無路，朝不保夕，大多數關門倒閉。在這種情形下，檳城一切發展暫時停頓，大家爲「吃飯」問題而心焦，貧富的差距並不十分顯著，窮人靠兩條腿走路，富人也坐不起私家汽車，只有搭巴士或坐人力車代步。檳城原是一個自由港，由於沒有生意可做，沒有商輪進出港口，等於一個冰凍的死港。

郁達夫的檳城戀

過去了，它又逐漸恢復了往昔的繁榮。從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三八年止，這十年中，由於中國政局不安定，戰亂頻仍，有大批智識份子南渡馬來亞，泰半在檳城定居，助長了檳城的向現代化的坦途邁進。我國三十年代傑出的浪漫派詩人郁達夫，就曾於此一時期來到檳城遊覽，他也發出「三宿檳城戀有餘」的嘆聲來。

因爲，檳城有天然的美景，如扯旗山、極樂寺、丹絨武雅等，足可供我們的大詩人留連；還

有上海和香港華人所帶來的頹廢文化，如鶯燕雲集的妓館，花園錦簇的跳舞場，百藝雜陳的遊藝場，吞雲吐霧的鴉片煙館，還有五光十色的電影院；把這東方花園的檳城，走向畸形的繁榮。

第三件大事，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

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十五萬大軍指向馬來亞，最初幾天日本飛機瘋狂轟炸檳城，這座不設防城市，死傷居民多達一萬以上，不到兩星期檳城即豎起了太陽旗。於是，所謂的「彼南」時代出現了，來勢之快，使蒙在鼓裏的居民瞠目結舌，還以爲是一場惡夢呢？

### 日人統治萬骨枯

在日軍三年八個月的統治中，破壞了檳城的社會結構，尤其數次大「肅清」抗日份子的逮捕，令，又葬送了成千萬居民的生命。日軍爲要聯

檳城居民的心智，准允公開賭博；當時的檳城宛如一座城池，麻將成了檳城最受歡迎的賭具。第四件大事是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亞終於擺脫英國人一七一年的殖民地統治，獲得了獨立；當時檳城人對於「獨立」寄以很高的希望，尤其是華人。

可是，不久後他們對「獨立」感到失望，那是第五件大事的發生，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發生的馬華大暴動。幸而，當時檳城的警察局長是華人，因而，檳城的華人免於遭到像吉隆坡那樣悽慘的浩劫。詎料，在該項事件平息後，那位拒絕屠殺自己同胞的華人局長，竟無故被免職。檳城華人為懷念他，欲倣效紀念英人萊特上校先例，給那位警察局長立一方紀念碑，馬來亞人不肯答應，遑論以街命名了。

## 歷盡滄桑一名城

一位檳城老華人告訴我：檳城開埠一九一年來，已經歷五椿大事，可謂「歷盡滄桑一名城」。

我來到檳城後，發現它在浮面上又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太平歲月中；在骨子裏，還有過去經歷各

種創傷所遺留的疤痕，另有馬共黨惡的面貌及民族間不和諧的陰影籠罩在敏感的華人心坎裏。

由於檳城是「東方花園」，我經不起許多美

景的誘惑，只好犧牲一些白天躺在牀上睡覺的時間，偕伴遍遊了島上的名勝古蹟，屐痕處處，飽

了眼福。

檳城市區內街道雖平坦，但狹窄，泰半單向

行車，幾乎找不到四線道。有些路邊長着一排排的荷蘭樹，高逾四、五十公尺，樹幹粗壯，要四五人牽手才能合抱，彷彿一把青翠的巨傘遮住路上的陽光。這種大樹枝葉茂密，除供觀賞外，枝幹木料沒有利用價值。

我曾乘車從葉蔭清涼的荷蘭樹下馳過，復通過檳榔樹和椰子樹密佈的郊野，來到一座跟其他中國寺觀無異的廟宇，爬上十來步石級，兩旁有特產店，寺廟範圍不大，廟像亦不莊嚴；但是，它的名氣卻不小，胆小的人入內參觀，必會嚇得半死。

## 青龍廟毒蛇盤據

這座廟距市區約十四公里，位在一個山坡上，廟內供奉清水祖師，原名清水祖師廟；不知從何時起，和尚們飼養了許多大小青蛇，遂改名青龍廟，或稱簡蛇廟。

跨進蛇廟大門，氣氛就陰森森的，當我向香煙瀰漫的陰暗角落凝視時，便嚇了我一大跳。菩薩面前供桌上，一副一副銅質多枝的燭台上，一盆一盆花木的枝梗上，都盤繞着一尺到六尺來長

的大小毒蛇。蛇身青黃色，蛇頭呈三角形，一動也不動，只瞪着閃光的小眼睛，不時吐出宛如紫色游絲一般的蛇信，好像要伺機襲咬人的姿態，令人不寒而慄。

如果，仔細瞧的話，可發現菩薩的頭頂上，縱橫的樑椽上，祭壇的支柱上，或供桌的橫木上，都爬掛有蟠曲的，纏繞的，活生生的，懶散散的大小青蛇。其實，這些全是毒蛇，跟世界上其

他毒蛇一樣厲害。

在正殿旁邊一間大廳裏，一名照相師飼養有五條蛇；如果，給他馬幣五元，他即把毒蛇放在你頭上、手上、頸上、或腰上，給你拍照留念。

他雖然一再保證這些蛇不會傷人，但依舊很少有人願意花錢去冒生命的危險。

這些毒蛇，為什麼不游動傷人？據說：該廟和尚每天清早，已用鷄蛋把毒蛇餵飽了，蛇生性懶散，吃飽了便蟠曲不動。兼之，廟內香烟繚繞，濃密如霧，時間久了，蛇被薰得昏頭轉向，即不會傷人了。倘若，你用手碰牠，牠還是會咬人的，但誰敢碰牠？

在廟側大約兩丈方圓的乾涸水泥池內，蟠曲着兩條蒼褐色的大蟒蛇，每條長一丈二三尺，腹部粗壯像椰子樹幹；如果，丟下兩隻鷄下去，牠們各一口就吞掉了。因周圍有矮矮的水泥牆圍住，牠們無法出來傷人。

蛇廟香火鼎盛，有人說在蛇廟許願很靈驗，尤其許下報復他人的誓願最靈。當然，花錢來買驚駭，必不會使你失望。

## 水族館有美人魚

接着，我們順路參觀檳城水族館，其規模不能與美國舊金山水族館媲美；可是，館內數十個玻璃水池內，卻飼養着千百種熱帶魚，純是一個熱帶魚水族館。我看見許多熱帶魚形狀怪異，色彩斑斕，有一種魚的頭部真像一個嬌小的人頭，其纖巧的腰身和長拖而搖擺的尾巴，使人不禁想起了神話中的「美人魚」。又有一種魚的身軀

是長方形的，恍如一方在水中游動的大理石鑲紙尺。另有兩個大水池內，飼養着巨鱉、大海豚、千年巨龜等百十尾大魚；看他們悠游自在，和平相處，毫無人類社會那種互相搏殺的火藥味。

在檳城的許多大酒店，幾乎全是華人投資開設，如我住過的國聯和馬來西亞，以及五洲、東方、國賓、國際、美侖、莫不樓高十層以上。尤其是美侖酒店，既在市區中心，又靠近海港碼頭，其十四樓是檳城唯一的旋轉式咖啡廳。

一天晚上，我坐在其旋轉廳啜飲咖啡，視線隨着旋轉廳而緩慢地移轉，整個檳榔嶼的夜景，盡入眼底。最美的部份，是檳城市區與隔海相望的北海市區，燈火輝煌，映入海峽中，燦爛無比。尤其，在海峽中碇泊的十多艘巨輪，電炬通明，盪漾海心，幻化成了水晶宮。渡輪往來不絕，彷彿游動的巨龍；當然，這裏的人是健忘的，他們已忘記了六十多年前，德國輕巡洋艦「奄頓」號在此海峽內偷襲的可怕情景。

### 台灣歌星最吃香

因為，在這家酒店十三樓的夜總會裏，人們正在狂歌醉舞，沉浸在紙醉金迷的歡樂氣氛中。我也進場分享他們的歡樂，發現有五、六位台灣女歌星駐唱，我估計在檳城各酒店駐唱的歌星有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的女歌星，沒有一個是大牌，全是三、四流的，她們有一共同的特色，年輕貌美；因為，在這裏的歌迷，是用色迷迷的眼睛來代替耳朵「聽歌」。

在這裏每一家酒店，皆附設有酒吧和夜總會

，都聘有台灣歌星駐唱；否則，準沒生意上門。她們在檳城歌壇很活躍，也十分受歡迎；可是，有的人有眼無珠，辛苦賺來的錢，又被人騙了去，心有不甘，甚至涉訟公堂。

一位台灣女歌星黃×莉，在檳城愛上一位青年林×清，兩人打得火熱時，彼此言及婚嫁。黃女給林某馬幣二萬元（折合台幣十七萬元），作為兩人結婚租屋用途，殊知，林某得款後避不見面。黃女眼見人財兩失，乃到林某家中找林母理論；林母反而罵她是「下賤女人」；於是，二人就打了起來，因林母被剪刀刺傷，遂告到法院。這件台灣女歌星涉嫌刺傷老婦的傷害官司，竟成了當地報紙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

### 星馬報紙有偏見

星馬的報紙，跟日本和美國的報紙一樣，有一種媚匪的偏見，檳城的日報不例外，它們對毛共所發宣傳稿，不惜大事渲染，賣勁吹捧。對台灣的經建成就，鮮有提及。唯有各報的娛樂版，幾乎盡是台灣歌星、影星的天下，每天整版報導台灣演藝人員的趣聞艷事，淋漓盡至，不厭其詳。

它們對台灣的「災難」新聞，興趣濃厚。有一份報紙說：台灣六十五年八月初旬颱風過境，損失慘重，可與毛共的唐山震災不相上下呢！當時，我在檳城看到這些報導，心中駭了一大跳，急忙打國際電話回家查詢。始知完全不是那回事，它們捏造事實，不顧及新聞道德，可謂別具用心！

檳城的三輪車很奇特，客人坐在前面，車伕在後面踏車，一把洋傘擰在後座中間，既遮蔭又不致擋住客人視線，倒也別緻。有一天晚上，我坐上一輛三輪車兜風，一小時馬幣四元，在大街小巷兜了一小時，發現檳城一般居民熱衷於搓麻將牌，尤其是小巷弄內，唏哩嘩喇，摩摩唧唧，盡是麻將牌聲音，公開賭博，不犯違警罰法。

### 舒骨院妖魔鬼怪

我渾身有些酸痛，想找一家「舒骨院」按摩一下，誰知馬來亞車伕誤會我的意思，把我帶進一家酒吧旅社；裏面燈暗淡，男女打情罵俏之聲，不絕於耳；還有淫靡音樂的旋律，在烟霧酒味的空氣中盪漾，男人緊摟住女人在小舞池移動。原來，這是一家台北小旅社、酒吧、舞廳和綠燈戶的大拼盤。

我趕緊溜了出來，對車伕比手劃腳地說明一番，他總算領會我要「按摩」的意思。他帶我進一家舒骨院，跨進二樓房間，才發覺是一家色情的理療院，膚脂俗粉的舒骨小姐，瘦骨如骨的像妖魔鬼怪，我又趕緊退出，且付馬幣一元作小費。當我下樓時，老板和那位舒骨小姐翹起嘴巴，一直在後面奚落我；以後，再也不敢「舒骨」了。

這裏的風塵女郎，很多人吸食鴉片煙及迷幻藥，面無人色的模樣，仔細看了令人害怕，恍如碰見沉冤莫白的女鬼。

我在檳城正趕上中元節——鬼節，華人保存過去在大陸的風俗習慣，在巷弄內的廣場上，搭

台演戲酬神，敬祖、祭鬼，燈火輝煌，熱鬧異常。最有趣的，是中元節前五天，每晚十時祭「餓鬼」；有戴殭兒面具的餓鬼跳躍登場，有法師仗劍作法鎮壓，有僧尼誦經超渡，當然還有千百虔誠的善男信女齋香膜拜。瓜果魚肉供品，擺滿廣場中央，相信餓鬼們必可飽餐一頓。

### 水是神仙風是鬼

檳城白天熱得要命，晚上海風吹拂，又十分涼爽。因而，這裏流行一句俗諺：「水是神仙，風是鬼」。白天太熱，每個人每天要「沖涼」——

洗澡兩三次，多喝冷開水或多吃水果，方不致生病。晚上四面海風吹來，必須擁蓋被單；否則，風會像促狹鬼魅一般，使你招涼感冒。

檳榔嶼是一個小海島，最美的風景在海邊，

而海邊的夜色最迷人，舊關仔角海堤一帶，是晚間大眾化納涼處所。黃昏時分，堤邊攤販雲集，

這些大炮均未派上用場，現在成了觀光客拍照留念的背景。

堤的左端，是一個小公園，園中聳立着馬來販賣冷飲、水菓及麵食；附近居民伴妻攜子來到堤上納涼。無論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從山嶺上來的土人，不分彼此地擠坐在堤上聊天；海風

陣陣吹來，掀起少女們的衣裙；海浪一波又一波湧來，擊打着海堤的基岸，浪花和海風驅走了岸上的暑氣。大家悠閒地欣賞海天變幻的晚霞，其樂融融，有太平盛世的況味。

小店欺生敲竹槓

堤的右端，是一座古堡，尚有四尊生銹的式大炮，安置在堡上，炮口朝向海峽。據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輕巡洋艦「奄頓」號前來偷襲海峽時，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進佔檳城時，

在此一公園盡頭，是有名的宵夜市場，百多家海鮮、冷飲及水菓店圍成一個大圓圈，中間曠場擺滿一兩張方桌和條凳。吃客坐下後，可以同時叫幾家小店送不同的食物來，然後分別付賬；但有些小店欺生，竹槓亂敲一記。我就被敲了一次，六只小蝦，售價馬幣八元，折合台幣一百二十八元。因有請幾位女賓在座，這一餐使我付出馬幣四十七元，啞子吃黃蓮，只好自認倒霉。（未完）

# 賢不肖別傳

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臺幣25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共三十多篇人物評介：涉及廟堂之上、市井間、清流之下、閨閣隱逸、名士淑女、概計在百人以上。要目如下：真讀書人胡樸安。煮字療飢胡寄塵。中興鼓吹盧冀野。情書一束章衣萍。不開畫展王悲廣。突梯滑稽畢修勻。秋水伊人李淑一。生不逢辰范卿宣。保定隊長陳惟誠。歡樂歲月覃理鳴。黃埔教官屈鳳梧。死得其正盧吉三。大言炎炎唐主良。風流種子唐有壬。濟世利人孟保羅。閩籍僑領呂渭生。蒙古王子德穆楚克棟魯普。浪人傳中小人物山本榮治。翦伯贊與周谷城。安徽名廚羅斯福。傳奇人物顧和尙。師期唱和胡展堂。雍容豫悅譚組菴。風雅儒將宋阜南。湘軍福將魯詠安。英雄本色謝冠將。舍生取義吳熙農。閩令森嚴陳護黃。威鎮湘西蔡鑄人（附陳玉鑿唐晉棠）。魂兮歸來張石侯。壺中日月昌蓬勃生。高陽酒徒楊綿仲。